

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主办单位 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& TOURISM GROUP

投稿邮箱：qwy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坚实的落点是不惑。这40年不是一般的40年。

有句老话，叫一天等于20年。过去不理解，现在信了。宋元的“东方第一大港”，由于明清海禁，走向寂寞，停滞几百年。这40年，是泉州重振雄风的40年。改革开放，风起东南，我们共同走过，共同见证。

这40年，我一直往返在北京与晋江之间，这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，生活在两地。我到北京，第一个电话，对方问，你回来啦？我到晋江，第一个电话，对方问，你回来啦？所以我说，我有一个1700公里的空间。特殊生活方式使然，我有很多报人朋友，我和他们结伴同行。泉州晚报的报人不但会谈稿子，还会谈生活，他们更接地气。

我虽然生活在北京，但我的写作，主要取材于故乡。泉州晚报对我创作多有关心和支持；曾派编辑记者参加我的小说《富起来需要多少时

间》讨论会并发表评论文章；我到晋江挂职体验生活，在泉州晚报发过整版文章《海上泉州》；我不是诗人，泉州晚报发过我的分行习作；我不是画家，却也发过我的木刻《东方思想者》；泉州晚报还是有胆识的一家报纸，发表过我针砭时弊的文章《概念错位》（获华东报纸副刊年赛一等奖，全国报纸副刊年赛奖）；我参加过泉州晚报组织的各种活动，如2013年到贵州参加“山与海的情怀”征文的颁奖活动，山海对话，感受别样风景，回来后，即兴写了《贵州读山识酒》，为什么连绵的窝窝头形状的正在风化的石头会产生中国最好的白酒？我有所领悟“山不可貌相”，就像泉州晚报看似只是一份报纸，却蕴含着深厚的内涵和强大的力量；泉州晚报还发表过作家记者写我的印象记……

相对而言，我和泉州晚报可以说是全方位合作。我在晋江的创作之路上，泉州晚报如师如友。

我在泉州晚报发表了很多散文随笔。很感激的是，近年来，泉州晚报的多次约稿。当然，和编辑太熟了，也可以说是“派活”，常常是重活，有时时间还很赶。我已经买了机票，马上采访，我飞到北京，还在改稿，说心里话，我对每一篇作品都是认真的。有时编辑对我说，你这是征文的第一篇，我得顶着压力动笔。别无选择，却之不恭。我

力不从心时，也是一夜白发。

无意中回眸，才发现每次泉州晚报约的稿子，都正好是我想写的文章。“乡愁五店市”所有约稿篇目里，我就想写青阳山，好像我也只写得动青阳山，那就约我写这一篇，于是我写了《五店市，一座小山的传奇》。写乡村记忆，我就想写围头，那就约我写了，我写了《开向睡美人的渔船》。仿佛心有灵犀，就写得比较顺。

最近，我又发现，泉州晚报约我写的，都是“富矿”，不是一锤子买卖，可以一直挖下去。我给泉州晚报写了《赤土埔长卷》，意犹未尽，又写了《红土地诗篇》，接着写，又写了《千古之谜谁解》，还可以写……我给泉州晚报写了《蜕变》，就又写了《别墅区的蛙声》，还可以写，又写了《西岸》……

记得早年，我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《到晋江去》，几年以后，我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世纪预言》，它的起跑线就是《北京日报》发表的《到晋江去》。泉州晚报一再地帮我打开思路，我正要动笔的一部新书，是泉州晚报让我站在起跑线上。

在报纸的新闻性上，泉州晚报敏感、及时。有这样的朋友，就总有青春常在的感觉。

（作者系晋江籍知名作家，《中国作家》原副编审）

## 起跑线

□许谋清



▲2013年作者在贵州遵义董酒厂区参加“山与海的情怀”诗文大赛颁奖典礼活动现场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征文作品


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 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生活中所有难走的路，  
回头看看都是一条条让自己  
站上更高处的阶梯。



## 令公桃李满天下 白发堂前更种花

□王柏霜

第一次见到光地师是在1978年。那时刚过春节不久，我作为复读生前往苏坑中学，被安排到那里的初一年级就读。当时所在班级刚好由光地师担任班主任，教授语文的他身材瘦高，看起来精神干练，脸上总带着和蔼的笑容。或许是经常与同学们打成一片，久而久之，我们都喜欢用本地人称呼老师的方式，亲切地喊他一声“光地师”。

让我终生难忘的是，在校期间，光地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。犹记得上初二时的一天，我骑自行车上学路上不慎摔断左手，光地师了解情况后，考虑到当时离中考时间越来越近，我每天走路上学得往返10多公里，甚是不便。为了不让我耽误学习，他征得同宿舍的老师同意后，便让我到他的宿舍暂住。同时还不忘交代食堂，让我使用他的每日份额在食堂用餐。如此周到的安排，让我感动不已。

那段住校的日子，光地师经常来宿舍看望我，对我嘘寒问暖，在他的照顾下，一个多月后，我的手伤也渐渐痊愈了。当父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时见到光地师，不仅一再感谢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还想补上我的伙食费，光地师却执意不肯收钱。望着他推辞时真诚的模样，我不止一次感慨，光地师不仅外表和蔼可亲，更有着善良的内心与高贵的品德，能够遇到这么好的老师，我是多么的幸运。

初中毕业，我考上永春三中，离开了母校，也与光地师分别了。但我不曾忘记他的教诲，一直努力学习，后来考上了厦门大学，还成为那届初中同班同学中唯一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人。对此，光地师也觉得脸上有光，引以为豪。

再次回老家拜访光地师，他已年过六旬，但依旧脸色红润，精神抖擞，说话声音一如当年那般洪亮，开朗的神态丝毫未变。茶叙间隙，我拿出个人诗集赠与他，他接过去后一边翻阅，一边连声赞好，开心不已。光地师一生桃李满门，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那首诗所描述：“绿野堂开占物华，路人指道令公家。令公桃李满天下，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我也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与幸福。

离开三尺讲台，光地师始终怀着爱心、慈悲心与怜悯心，以他博爱的胸怀继续发光发热。退休后的他积极参与创办村里的老年协会，坚持为老人们提供“免费午餐”，他也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。2023年，“三农”专家温铁军教授在永春考察时还特意改变行程，在光地师的陪同下参观老年协会，并对之赞誉有加。如今，光地师参与的这件善事仍在延续，更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。此外，光地师还积极参与镇教育基金会的工作，为培养优秀学子继续贡献他的余热，他还尝试借助社交平台尽力帮助本地茶农、果农向外推广优质的茶叶、芦柑等特色农产品。

在别人看来，光地师事业早成，桃李满园，儿孙承欢膝下。而在我眼里，光地师是一个热爱生活、家乡与教育的人。就像其名字里的那个“光”字，他一直是一个心中充盈着光与热、想将毕生能量倾付人间、执着于“白发堂前更种花”的人。



## 小满忆农事

□董艺玲

此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五月的老厝里总飘散着浓郁的麦香，久久不散。

“小满防虫患，庄稼保平安。”上午照看完麦田，午后的阿公也闲不住，总是马不停蹄地背起装满生石灰水的喷雾器，赶去家里的稻田除虫。往往等到傍晚时分，我来送点心，还能看见他在田里忙活。见我好奇生石灰水的用途，阿公耐心解释说是因为生石灰能驱虫消毒，有了它的保护，稻子能长得更好。那时在我眼里，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洒生石灰水的阿公，也像一位守护庄稼的卫士。

“小满一候，当食苦菜。”入夏后，阿公就开始跟我念叨要多吃点“苦头”，这时餐桌上也经常出现苦菜的身影。每次见我吃苦菜时眉头紧皱，阿公会笑着细数苦菜的营养，告诉我人生有时也如苦菜，初尝苦涩，回味却甘。

小满时节，阿公的菜园也是生机勃勃，瓜果飘香。黄瓜藤上小黄花绽放，带刺的嫩黄瓜躲在叶子下；豆角挂满架子，像绿色的小辫子随风摆动；西红柿红着脸，可爱极了。阿公这时照料菜园时，总会随手摘些给我尝鲜，笑说都是纯天然的蔬果，吃起来的滋味比蜜糖还甜。

时光流转，又到小满，此时的我站在老家的田埂上，仿佛又看见阿公挑着担子的背影，耳边也回响起他用闽南语念叨的那句“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”。

## 小满美景

●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  
——宋·欧阳修《五绝·小满》

赏景：小满时节，夜莺在枝头欢快鸣叫，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。

●枇杷黄后杨梅紫，正是农家小满天。  
——清·王泰偕《吴门竹枝词四首·其四·小满》

赏景：小满节气到了，枇杷已经成熟变黄，杨梅也变成紫色，人们在田间忙碌着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丰收季节。

●子规声里雨如烟，润逼红绡透客毡。  
——元·元淮《小满》

赏景：细雨绵绵的小满时节，一声声杜鹃鸟的啼鸣传来，客船上的红帘被雨水浸湿，船上客人的帽子和衣裳也都沾染水汽。



## 江上塔怀古

□粘良图

江上塔又称“溜石塔”，位于晋江下游南岸、晋江市池店镇溪头村北面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记载：“明万历间，郡守蔡善继建塔江上，以锁内堂水口。”蔡善继于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至四十六年（1618）建造此塔目的有二，“一以固水口，一以耸文明”。当时晋江沿海经常有海寇骚扰，焚舟掠货，而被称为“红毛番”的荷兰人也不时来东南沿海逡巡，企图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门户。为了守卫泉州，蔡善继选址在晋江南岸凸出部高甲山上建塔，在塔下建立军营，建筑炮台，扼要守险，以备不测。由于晋江水口宽敞，水流湍急直泄，难以在区域内积聚，蔡善继便想通过“以溜石居下流，建塔其地，与凌霄、宝盖鼎峙为三”和“卓然成屹立之势，逝波若障而仍留”等方式来固守住泉州的文脉。

说也奇怪，建塔当年，泉州一下子出现32名举人，占据全省举人的半数。塔建成后第二年，即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晋江青阳人庄际昌还高中状元。如今在其青阳庄氏家庙厅口仍留有一副对联：“三星地震早流光，今见会状两元增辉榜眼；双灼浮图前拱照，更添溜石一塔独占鳌头。”后来泉州人感激蔡善继，为其建造生祠于蔡襄祠后，誉之为“前蔡后蔡”。这位新科状元庄际昌还亲为其祠撰记，以表谢忱。

蔡善继不仅在江上塔旁建立军营，还



每逢小满节气，那些关于阿公的农事旧影，便如老电影般在我脑海中放映。他用闽南话教的农谚也编织成一幅故乡画卷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。

“小满小满，麦粒渐满。”过去一到孟夏时节，天光微亮，阿公就挑着一担农家肥，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向麦田。有时被开门声吵醒，睡眼惺忪的我便会立马起床，抓一个地瓜当干粮，再扛起一把小铁耙，紧接着跟上阿公的脚步往地里跑。

老家的麦田不大，早前播种的麦苗已经开始成熟，阿公一到地里，立马蹲下身，伸手掐一粒麦仁放进嘴里咀嚼。若是瞧见他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我知道今年的麦子收成不会差。

随后，阿公便熟练地把肥料均匀撒在麦苗根部，随后又用铁耙子将杂草除掉。把杂草根部残留的泥土甩掉，再堆放在田埂上，阿公说将它们带回去可以喂家畜。我有时想帮忙，却分不清麦苗和杂草，见我急得团团转，阿公会笑着安慰说：“囡仔，种庄稼得讲究方法，你要慢慢学，不能急于求成，这样种出来的粮食才会好。”阿公的话好像一粒粒麦种，悄悄在我心底生根发芽，多年后，仍指引着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“小满十八天，青麦也成面。”小满时节成熟的麦子，阿公总会及时将它们收割、晾晒，再碾磨成麦粉。除了拿去市场售卖，一些新麦粉也被拿来做成面茶、面条和面饼。因

时光流转，又到小满，此时的我站在老家的田埂上，仿佛又看见阿公挑着担子的背影，耳边也回响起他用闽南语念叨的那句“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”。



## 菜头酸

□郭芳读

白萝卜，闽南人喜欢叫它“菜头”，有“好彩头”之意，做菜头酸的主材也是这种蔬菜。尤其是沿海农民种的“沙土菜头”，做出来的菜头酸更是许多泉州人的心头好。

我有次在古城里闲逛，偶遇一位阿婆在老厝门口做菜头酸，好奇心强，便走过去攀谈，才知做这种小吃颇有讲究。不仅得先将洗净的菜头切成薄片或块状，再将它们放进大陶盆中加糖、醋和盐进行调味和腌制。阿婆说盐是用来提味的，若不加，做出来就少了几分嚼劲。糖与醋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，不过具体如何调配，她却说只能全凭经验。待轻轻晃动陶盆，让菜头表面均匀裹满调味料，再静待时间使之发生“奇妙”变化，就能做出酸甜可口的菜头酸了。

聊天中，阿婆还说起菜头酸的来历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如果家中没有好菜烹煮，不少本地人便会拿菜头加糖和醋进行腌制，做成爽口的下饭菜。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变好，这道菜才从日常餐桌“走”向食肆，成为老一辈人口中念念不忘的“古早味”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放学，自己也经常揣着零花钱，

跑去街口的小吃摊买一分钱一块的菜头酸来解馋。尤其是入夏后尝到一口菜头酸或喝一杯菜头酸汁，感受酸甜滋味在口腔中散开，润喉降火，仿佛瞬间就驱散了燥热与疲惫。即使长大后尝过不少美食，这种儿时拿来打牙祭的酸爽小吃，依旧是我最爱的消暑食物。

如今在泉州的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售卖菜头酸的摊点，不少游客路过也常被这股酸甜味勾住脚步。有回我和外地朋友逛西街，走得饥肠辘辘时，一眼就瞧见街角的小吃摊，塑料碗里的菜头片浸在糖醋汁里，看着就开胃。我俩随即站在路边，一边就着人来人往的热闹劲，一边吃菜头酸，朋友嚼得停不口，还不忘夸奖道：“好吃，这小吃太特别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真切感受菜头酸不仅是一样寻常小吃，还像一扇能让大家认识泉州美食的窗口。

菜头酸犹如一首无声的歌谣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传唱着，它从泉州人的家常小菜变成现今外地游客喜爱的特色小吃。不变的是它始终带着本地人熟悉的家常滋味，那是藏在古城中让人惦记的老味道，也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滋味。